

《我和我的祖国》这首堪称“第二国歌”的经典曲目,是由词作家张藜创作的。张藜一共写就1700首歌词,而他的人生,要比他的作品更加精彩,也更加曲折。

两次被下放

1932年10月17日,张藜出生在大连。

在日军的占领下,尝尽“亡国奴”滋味的张藜,很早就觉醒了民族意识,他希望有一天中国可以富强,不再任人宰割。

十几岁的张藜爱上了革命文艺,抗战胜利后,鲁艺到大连演出,《黄河大合唱》《日出》等节目,张藜几乎场场不落。1948年,16岁的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东北鲁艺戏剧系攻读文学。他一有时间便到田间地头,从民间曲艺中汲取养分。1956年,张藜的11首作品在辽宁音乐作品评奖中,分别获得二等和三等奖。

没想到,一场“劫难”突然降临。1957年秋天,心直口快的张藜被打成“右派”,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。回来后没多久,张藜又因为“多言多

跨界

2000年,18岁的韩寒凭借首部长篇小说《三重门》一举成名。他将写作收益全部投入赛车事业,成为中国职业赛车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车手之一。

在这一阶段,韩寒的商业模式极其“简单粗暴”:用文字领域的超级IP影响力,换取现金流,再补贴高成本的体育竞技。这种模式风险极高,一旦写作热度下降,整个链条就会断裂。但韩寒的天赋在于,他不仅在文学上保持了长达十年的高产和高关注度,更在赛车领域做到极致。

这种“双料冠军”的身份,让韩寒的个人IP完成了从“叛逆少年”到“实力派偶像”的转变。他的粉丝不再仅仅是文学青年,更扩展到了庞大的车迷群体和崇尚奋斗精神的普通大众。这也为日后“飞驰人生”系列电影的爆发,埋下了最关键的伏笔。

2014年,韩寒以导演身份转战影视圈,首部作品《后会无期》收获了超6亿元票房。随后,他调整发行节奏,自2017年《乘风破浪》起,正式确立了鲜明的“春节档策略”,连续多

张藜填词谱家国

语”,头上多了一顶“反革命”的帽子。1962年,张藜又被下放到农村,这一次,一待就是十几年,直到1978年才平反。张藜曾回忆,在农村时,他跟猪住一个屋,猪在地下,他在炕上。那时候,他也跟着农民铲地,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经历,后来才能写出“一条大垅五里地,从天亮铲到日偏西”这样生动鲜活的歌词。

1978年,已经46岁的张藜回到北京,进入中央民族乐团,重新开始歌词创作。

曲子揣了半年

1983年秋,张藜遇见了老乡、作曲家秦咏诚。两人谁也没有想到,这次见面,他们成就了中国音乐史上一首举足轻重的歌曲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

这次见面,张藜对秦咏诚说:“你以前创作的《海滨音诗》非常优美,但转调太多,演唱者容易跑调。你能不能写一个类似的,但旋律要反着来:不能上行,要下行。”

带着20多年前创作这首

小提琴曲的激情,秦咏诚只用了20分钟,就创作了新的曲子。张藜拿到曲子后,揣在兜里,反复吟唱,始终找不到灵感。

曲子揣了半年后,一次张藜去湖南张家界,住在招待所的他一早起来,推开窗,一轮旭日缓缓升起,秀美的天门山映入眼帘,山也美,水也美,他激动地说:“太好了,这就是我的祖国!眼前平静、美好的江山画卷,让他一下子联想到自己走过的人生,想到祖国曾经历过的战火、苦难和曲折,想到自己与祖国的命运是这样紧紧相连,他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,心头一热的刹那,脱口而出:“我和我的祖国,一刻也不能分割……”就这样,《我和我的祖国》诞生了。

执着于创作

1990年,中国承办亚运会,当时音乐界集中为亚运会作词作曲。张藜接到了作曲



家徐沛东的电话:“老爷子,我这有曲子,您能来一趟吗?”张藜虽然一把年纪了,仍披星戴月,赶到徐沛东家。当徐沛东弹奏完,余音还在绕梁,张藜一拍脑门儿立刻说道:“有了!我们亚洲,山是

高昂的头!”

没想到,歌曲的过审并不顺利,这首《亚洲雄风》本叫《亚洲雄狮》,组委会认为在国际场合唱象征中国的雄狮不合适,便退给张藜让他修改。张藜接到修改要求,当天几乎一宿没睡,在凌晨就给组委会打电话兴奋地说:“就改了一个字,亚洲雄风!”

之后,已逾花甲的张藜依然笔耕不辍。2016年5月9日,84岁的张藜与世长辞。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仍然在完善未来得及发表的音乐剧《爱不失约》。一生执着于创作,张藜为农村而歌,为生活而歌,为普通人而歌。

(据北洋之家微信公众号)

韩寒:从文艺少年到“商业操盘手”



当《飞驰人生3》以累计票房超30亿元强势登顶春节档冠军时,韩寒正式跻身“百亿票房俱乐部”,成为中国影史第13位执导电影票房超过百亿的导演。这是他继作家、职业赛车手后,自我身份的又一次刷新。

部作品定档大年初一。与此同时,他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创作者身份,尝试进行“个体才华”到“商业掌舵者”的关键转型。

2015年,韩寒成立上海亭东影业有限公司。

破局

成立初期,亭东影业更像一个围绕韩寒个人创作的“高级作坊”。《乘风破浪》延续了这一模式:韩寒担任编剧、导演,沈腾等好友主演,讲述带有个人色彩的中年危机与梦想故事。

然而,韩寒并没有满足于做一个“爆款制造机”。他并没有依赖导演个人灵感的制作模式,而是尝试将亭东影业升级为一具备工业化能力的“正规军”。

第一步就是资本化与绑定巨头。天眼查显示,成立不到一年时,亭东影业获得普华资本数千万元A轮融资。

2016年6月,前《时尚先生》主笔李海鹏加盟亭东影业,出任首席内容官。2017年10月,博纳影业、辰海资本等机构合计注资3.1亿元,将亭东影业估值推高至20亿元……

第二步是风格化的类型确立。韩寒的电影逐渐打磨出鲜明的“亭东风格”:金句频出的台词、怀旧与热血交织的基调、赛车或运动元素,以及“小人物逆袭”的故事内核。

第三步是产业链的垂直延伸。亭东影业不再局限于电影制作,而是向出品、宣发乃至演员资源整合领域拓展——与万合天宜团队旗下艺人张本煜、柯达、孔连顺等在《乘风破浪》《飞驰人生》系列中频繁合作,构建起具有鲜明“亭东风格”的固定喜剧班底。

未知与挑战

亭东影业早期作品打上了明显的韩寒个人印记——

反叛、荒诞与理想主义,这曾是其票房成功的核心驱动力。然而,2022年《四海》的市场遇冷,揭示了单一依赖创始人IP的脆弱性:当观众对“韩寒风格”产生审美疲劳,公司业绩便会随之剧烈波动。

这一教训让亭东影业意识到,若要突破“韩寒定制”的天花板,必须从“个人作坊”向“工业化厂牌”转型。

近年来,韩寒在坚持导演创作的同时,开始有意识地向“监制”与“出品人”角色延伸,试图构建亭东影业的梯队人才库。在《飞驰人生2》的幕后特辑中,庞大的年轻副导演团队、特效统筹及编剧助理的身影频繁出现,显示出韩寒正从“事必躬亲”的单兵作战,转向“把控全局”的系统化指挥,为从“韩寒导演”向“亭东厂牌”的平稳过渡积蓄力量。

此外,公司多次透露将布局剧集领域,计划将“飞驰”等IP延伸至长视频赛道。对亭东而言,从“单一电影厂牌”向“多元内容集团”的跨越,仍处于规划与尝试阶段,尚未得到市场的实质验证。

(摘自《中国企业家》施恩羽、王怡洁/文)



向问天的圈套

高自发

“梅庄四友”是金庸武侠小说《笑傲江湖》里的人物。老大黄钟公,老二黑白子,老三秃笔翁,老四丹青生,四人志趣相投,隐居杭州梅庄。四人在梅庄,明是隐居,暗做看守。梅庄地牢里关着日月神教的前任教主任我行,这是一头雄狮,一旦出笼,江湖则永无宁日。

向问天携小友令狐冲来梅庄营救任我行,困难重重,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。向问天选择了“曲径通幽”的妙招。

向问天知道“梅庄四友”不但武艺高强,而且各有所痴。黄钟公是乐痴,擅古琴,向问天给他准备了嵇康的《广陵散》;黑白子是棋痴,爱好围棋,向问天给他准备了刘仲甫和驷山仙姥的对弈图谱;秃笔翁

是书痴,擅长书法,向问天给他预备了张旭的《率意帖》;丹青生是画痴,向问天给他准备了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。

向问天和“梅庄四友”打赌,梅庄没有人赢得了令狐冲手里的剑,若有,就白送四样宝物。为了获得四样绝世珍宝,“梅庄四友”与令狐冲比剑失败之后,只好搬出梅庄地下囚牢里的高手任我行,期待借他之手赢下令狐冲,从而占有向问天手里的宝物。

向问天就是凭着手里的宝贝,一步一步逼近地牢,通过地牢比剑来了个“狸猫换太子”,让令狐冲成为任我行的“替身囚徒”,向、任二人则脱身离开。

“梅庄四友”的下场都很惨,黑白子在地牢里被令狐冲用刚学会的吸星大法吸干了

姥姥这辈子,活得像株自由生长的藤萝,从来不受旁人的拘束,只遵循自己的心意舒展。听母亲说,她们小的时候,姥姥就和别家的长辈不一样。别的妈妈们总把最好的留给孩子,自己省吃俭用,姥姥却不这样。做饭时,她会先给自己盛上满满一碗热饭,吃得心满意足,才擦擦嘴,拿起勺子给孩子喂饭。母亲那时候总觉得姥姥“贪吃”,长大了才懂,自己都顾不好,哪有精力顾别人呢?如今姥姥年过八旬,这份“我行我素”还是一点没减。逢年过节,一大家子围坐在餐桌旁,子孙们总想给她夹菜,她却摆摆手,声音依旧洪亮:“你们只管吃自己的,我手脚摸索着呢,想吃什么自己夹,不用你们操心。”说着就伸长筷子,精准夹起远处的清蒸鱼块,吃得津津有味。

带孩子出去玩,姥姥先说自己的念想:“我想去公园看腊梅花,咱们先去那儿,你们想去哪,再慢慢商量。”她从不会因为“长辈该让着晚辈”就放弃自己想做的事,也不会用“为你好”去勉强谁。每次出门,大家都吃得开心、玩得自在,没人觉得被迁就,也没人觉得受委屈。

没人觉得姥姥“自私”,反倒觉得这样的她特别可爱。姥姥用一辈子,活出了最松弛的模样,自在如风,逍遥于世间。

(摘自《扬子晚报》)

内力,成了废人;黄钟公拒绝服食任我行的“三尸脑神丹”自杀而亡;秃笔翁和丹青生则服了“三尸脑神丹”,终生被人控制,失去了自由。

金庸先生通过“梅庄四友”的遭遇向读者传达了一个警告:外物成了人的死穴后,只要被人抓住,就毫无还手之力。

“梅庄四友”沦为武侠世界江湖计谋的牺牲品,更为当代社会敲响了一记警钟。智能时代,“向问天”无处不在——比如大数据与算法的精准投喂。深陷其中的人们,早就在不知不觉间将自己囚禁于无形的梅庄地牢。因此,守住精神的独立与自主,警惕玩物丧志,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更为艰深的“内功修行”。

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雪鸿山馆高桐轩

吴裕成

年画史家王树村写高桐轩,记其花甲之年“开始集中精力绘制年画,并开设‘雪鸿山馆’画室”,记其自学成才,说32岁的高桐轩供奉如意馆,成了宫廷画家。

《赏庆元宵》是高桐轩的名作,杨柳青社曾翻刻。所绘场景,亭廊串起的庭院里,老少妇孺庆佳节,打灯笼,敲锣打鼓唱词曲,画端刻字:“金吾不禁逐年新,鼓吹升平共闹春,最好家家饶乐趣,买灯三日更欢欣。癸卯初夏,仿六如大意于雪鸿山馆,高桐轩氏戏作。”

(摘自《新周报》)

高桐轩名荫章,清光绪二十九年(1903)岁次癸卯,其创作《课子图》,题句“呼女窗前看刺凤,课儿灯下学涂鸦。癸卯初春,桐轩高荫章戏墨”,取材于《随园诗话》。

此前,1902年,高桐轩作《春风得意》,画面上亭廊妇孺,远山近溪,大红龔字形风筝放飞天空。画面题款:“夕阳落幕画阁中,凤翥鸾翔借好风,莫道儿童嬉戏意,青云有路总能通。壬寅冬月津西柳村居士、桐轩高荫章戏作于雪鸿山馆西窗下。”

(摘自《新周报》)

独处和孤独是两件事

张欣

中也有许多孤独的美食家、孤独的摄影师、孤独的学者、孤独的设计师、孤独的画家等。那是因为有许多人是需要个人空间的。常常,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俗世生活区,全是人间烟火,只是不让你看到而已。为什么?因为社会性就是人性。可是我们又很爱惜自己酷的那一面,自然要远离人群与群体保持距离,专心工作,静态思考。但是人不是单面动物,有A面就一定会有B面,就是要把独处和孤独分开,或者直接把自己从孤独中拔出来。拔出来本身就是一

种能力。要有好奇心,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愿意学习和倾听。要珍惜老朋友也要结交新朋友。要尊重自己的感受,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孤独的,遇到自己喜欢的人要敢于表达、主动邀约。在人人都“社恐”的年代,热情开朗的人更受欢迎。不要把自己活成一个孤岛,什么向上社交,什么无效社交,什么远离烂人,你算得那么精,怎么也混得不咋地?正如某人说的:人生终会均值回归,因果平衡。

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母亲在世时常说一句话:待熟如生。小时候,我根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。长大才体会到熟与生真的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。

做事要待熟如生。世人常有一种误解,觉得人对某项工作越熟练,越能干出好成绩。其实不然。一件事刚出现在我们面前,你不知从何处着手,此时,你的心思全在它身上,脑子里会喷涌出种种奇思妙想。而熟悉的事做得多了,便容易产生路径依赖。这样干事虽然不至于出大差错,却也不会有太多的创造性。假若我们将每一项熟悉的工作看成是陌生的挑战,你就会寻找最佳的突围之路,将平凡的事做得别具一格。

跟同事、朋友相处要待熟如生。跟不太熟的人翻脸也许需要一件事,与知己绝交往往只要一句话。知己之所以容易翻脸,是因为对方曾经付出了太多的信任,相信你可以体会他的喜怒哀乐,一旦你说的话让他觉得隔心,他便会积聚巨大的失望。如何避免发生这种不愉快呢?最好的办法是亲密无间,将熟悉的同事、朋友当陌生人一般,用心体会他的处境、倾听他的诉求,在体会和倾听中提取共识。

自省也须待熟如生。自省不是在某一个时刻自省一次就完事,须一日三省。

母亲是个农村妇女,只读了三年小学,但她用简单的四个字教会了儿女如何以正确的姿态与这个世界共处。

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)

待熟如生

游宇明

真灼见